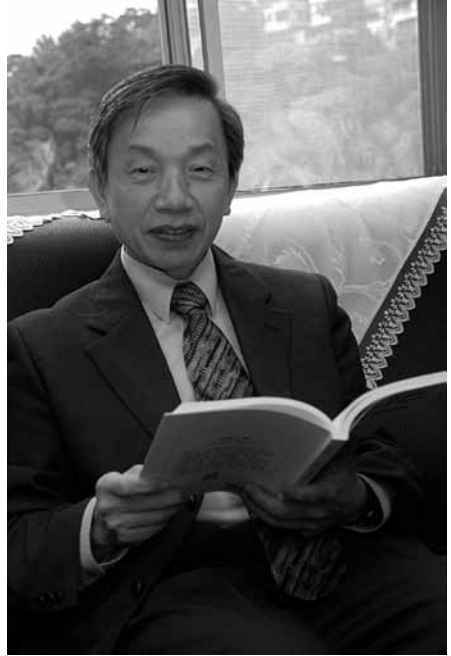


他忙到最後一口氣——悼念張館長炎憲兄

劉峯松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館長



(照片提供／國史館)

一、前言

今年(2014)9月29日接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蔡佩秀主任電話，說26日張館長炎憲兄在美國費城因心肌梗塞被送進醫院搶救，生命垂危，聞訊後至為震驚。翌日讀報證實其事，極為難過。數日後獲悉稍有好轉，始感放心，但仍不幸於10月3日仙逝，享壽67歲，聞訊至為悲痛。

嗣與昔日國史館同事黎中光兄聯絡，得知遺體已於10月6日火化，7日晚上在當地聖恩長老教會舉行追思禮拜。10月9日

由夫人護送骨灰返臺，並訂於 10 月 19 日下午 2 時，另於臺北市雙連教會舉行追思禮拜。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及臺灣教授協會等團體正籌備相關紀念活動。

10 月 7 日傍晚，筆者經國史館修纂處許瑞浩副處長轉來現任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囑咐，特撰本文悼念。

二、張館長是個大忙人

1991 年到 1997 年之間，筆者擔任臺北縣文化中心主任，即在此期間認識炎憲兄。1995 年文化中心有一套「北縣歷史與人物叢書」出版計畫，即請時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的炎憲兄擔任總編輯，並由他找來楊雅慧、鄭麗玲、高淑媛、李健鴻等研究生，分頭進行田野調查、口述訪談工作。筆者卸任前，文化中心並委請他研究「鹿窟事件」，1998 年 8 月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

1997 年筆者退休後，在舊書攤意外向林漢章老闆買到一批清代竹塹地區古文書 79 件，即請炎憲兄與新竹縣文化中心洪惠冠主任洽商處理，後出版《竹塹古文書》傳世。

以上是筆者擔任國史館主任秘書前，與炎憲兄的合作關係。

2000 年 5 月，炎憲兄榮膺國史館館長，已退休的筆者竟被延攬擔任主任秘書，而 2002 年 12 月又被派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館長，直到 2007 年 7 月屆齡退休。而此期間擔任他的部屬，又有共事機會。

屆齡退休後，筆者成為職業媒人，而他也 在 2008 年卸任國史館館長。卸任後活躍於社會運動界，曾陸續擔任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臺灣教授協會會長、臺灣歷史學會會長，2013 年又接任「臺灣社」社長，經常出現平面、電子媒體，而且未忘情於本行，仍繼續從事口述訪談及主持或參與學術研究。此次美國之行，主要係從事美國臺灣人獨立建國運動的口述訪談，預計訪問 8 個城市、14 位前輩。

從筆者在文化中心所見的張教授，到進入國史館所見的張館長，以至於退休後所見的張社長，都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大忙人，世間鮮少有人如此忙碌。

三、他忙些什麼呢？

據《自由時報》曾韋禎記者 10 月 4 日報導，1974 年炎憲兄在國立臺灣大學完成碩士論文〈清代治臺政策之研究〉，為國內最早以臺灣史研究為主題的論文之一。而 1983 年則在日本東京大學完成博士論文〈一九二〇年代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即從清治的臺灣，研究到日治的臺灣，有其脈絡可循。

後來他擔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又分別在政大、清大、輔大、中央、東吳等校開設臺灣史課程，一共指導近百篇碩博士論文。

另於 1991 年主編《台灣史料研究》期刊，而從 1986 年至今擔任《台灣風物》總編輯。至於協助臺北縣文化中心所做的案子，有前述「北縣歷史與文物叢書」及《鹿窟事件調查研究》等。

他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在總統府及行政院相關部會的支持下，八年中所做的史料採集與出版，可說不勝枚舉。據整理，計陸續出版「一個中國論述」、「戰後臺灣民主運動」、「雷震案」、「二二八事件」、「古文書」、「人權、勞工、環保、原住民、臺語文」等史料彙編，以及系列口述訪談，如「出類拔萃人物」等。主持國家卸任元首與副元首相關史料之記錄與整理，包括蔣介石的《大溪檔案》、陳誠的《石叟叢書》及蔣經國照片的出版。2002 年正式訪談李登輝前總統，首開國家元首口述歷史的先例，並經常親自帶領國史館同仁到各縣市進行「二二八事件」口述訪談。

2006 年開始，他推動國防部等機關有關重大政治事件的檔案整編，如出版《戰後政治案件檔案彙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電子書》、《二二八事件辭典》及其他檔案彙編。任內並推動修正「國史館組織條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遂得以改隸國史館而成為臺灣文獻館，大大提高臺灣史的研究層級，又爭取交通部長沙街舊辦公大樓改為國史館新館舍，方便同人辦公與研究者利用。

從學生時代到學者時代，從學者時代到政務首長時代，乃至於首長退休後到社長時

代，他不但一刻未得閒，而且都忙於一個方向，即臺灣史的研究及臺灣主體性的論述，主題極其明確，而且持續不斷、相當堅持。

四、為什麼要這樣忙？

從張館長忙及所忙的事，可知他忙於一個方向，但是能夠這樣持續與堅持，卻必須有一個強烈的動機與使命感。

我們從他所忙的工作，大概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歷史學者所忙的；一類是一般歷史學者所不願、不想忙的。一般歷史學者固然也有他的動機與使命感，但是投入一般歷史學者所不願、所不想忙的，卻需要更強烈的動機與使命感。

他忙些什麼別人所不願、不想忙的呢？

首先，忙於二次大戰前後「臺灣軍人」的調查與研究。所謂「臺灣軍人」，就是二次大戰的「臺灣人日本兵」、大戰後的「臺灣人國民黨兵」，以及國共內戰後的「臺灣人共產黨兵」。有一部分「臺灣軍人」，從「日本兵」做到「國民黨兵」、又做到「共產黨兵」，為日本人賣命參加二次大戰，為國民黨賣命參加國共內戰，又為共產黨賣命參加韓戰。結果事後三不管，沒有一個國家認帳，死的悲慘、活的淒涼，不論生死好像都是活該！張教授時代，他指導研究生鄭麗玲首度進行調查，完成《國共戰爭下的悲劇——臺灣軍人回憶錄》（「北縣歷史與人物叢書」之一）。筆者擔任臺灣文獻

館館長時，延續相關研究，出版《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李展平等著）、《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李展平著）、《傷痕血淚——戰後原臺籍國軍口述歷史》（林金田等），並舉辦「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及進行史蹟勘查與研討會（2004年）。後提案建請政府立碑，經國史館轉呈總統府，由總統府再請行政院研議，最後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政府經費，整理高雄旗津公園，完成後易名為「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高雄市政府並立碑及成立主題館。該主題館持續蒐集史料及舉辦相關活動，對這批參與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及韓戰的「臺灣軍人」，終於給予尊嚴，有了起碼的交代。

其次，他孜孜矻矻於戰後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案件的調查、檔案的解密及平反。在2006年，他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事件真相研究小組」召集人，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追究事件原凶、還原歷史真相，讓該事件得以水落石出、蓋棺論定。

退休後，他並沒有忙於遊山玩水，沒有忙於含飴弄孫，卻仍忙於社會運動、忙於研

討會。例如此次遠赴國外為臺灣人獨立建國運動口述訪談奔走，也是忙於「臺灣主體性」、「臺灣定位」這一類的事情。有強烈的動機與使命感，才會特別忙於這一類的事情，而從忙於這一類的事情，也才看出他有強烈的動機與使命感。他豈不是一位極有「臺灣心」，又極有良知與勇氣的學者嗎？

五、結語

司馬遷有云：「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就像泰山一樣崩了；輕於鴻毛，就像鴻毛一樣沒了。張館長炎憲兄雖然客死異鄉，卻為臺灣而死，即可說為臺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令人萬分惋惜，又萬分敬佩。筆者聽到他亡故的消息，就對內人翁金珠說：「張館長，他忙死了。」她認為不可以這樣說，要改為「他忙到最後一口氣。」據說他開刀裝上葉克膜後，一度清醒恢復心跳，好似想到還有好多事要忙，怎麼可以一走了之呢？不過老天爺要他安息，這些事以後就應該由別人來忙了。